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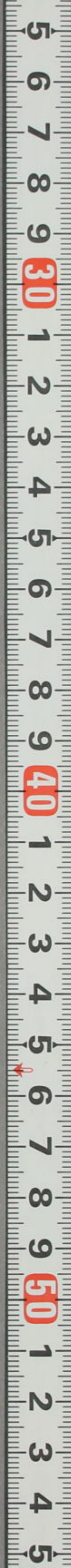


孟子語類

十九之廿二

論語
綱領
學而

口 13
2939
9



門 口 13
號 2939
卷 9



朱子語類卷第十九

論語一

語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六經四子以下

語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

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德明

其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論語

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

學做箇匡綱了，卒亦未易看得。賀孫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

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

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它道理皆通。

去五味均平藏



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撰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箇門方知門裏房舍間架若不親入其門戶在外遙望說我皆知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
論語只說仁中庸只說智聖人拈起來底便說不可以例求

論語易曉孟子有難曉處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六經是打米熟飯
古書多至後面便不分曉語孟亦然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

事節以下
孔孟教人

且如孔門教人亦自有等聖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顏曾底事業而子貢子路之徒所以止於子貢子路者是其才止於此且如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己復禮底道理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則自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不耕些子又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
問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何故不同曰聖賢教人立箇門戶各自不同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端蒙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心性着落却下功夫做去端蒙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節錄作只說孟子說心後來遂有

求心之病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

道

孔子教人極章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執事敬非充廣而何節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含畜得意志在其

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早不似聖人了

祖道

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直是漏洩德明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

在端蒙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

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待學者自做得

工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

不理會得又趨進一着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

放心之類說得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

草率看過了雉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入心字說來
 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牛之心曰存心
 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
 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
 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
 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
 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
 蜚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
 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
 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
 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
 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

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
 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此孟子則不然
 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道夫問如孟子所謂
 求放心集義所生莫是立根本處否曰他有恁地處終
 是說得來寬曰他莫是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告人否曰
 固是也是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
 之躬修玄默而其效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
 天下之事無所不為極力去做而其効亦幾致刑措
 〇端蒙錄一條疑同聞
 見集注讀語法

看文字且須看其平易正當處孔孟教人句句是撲實頭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以字將作心字看，須是我心中

有不_レ受_レ爾汝之實處，如仁義是也。道祖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見

或問孟子說得實，有過當處方子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

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

子但說甜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

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廣

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怨

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大王好色

公劉好貨之類，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麤，顏子所以

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孫

孟子要熟讀論語，却費思索。孟子熟讀易，見孟緣是它有

許多答問發揚。讀語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

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字細靜觀。孟子成天段，首尾通貫

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難

沉浸專一於論孟，必待其自得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

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惟無得於書，且中如此做事

全做不得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

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

之而後已，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

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振

人有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子
細看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
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
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透徹無一不盡如從孟子
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
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下能言須以此心此孔孟之心
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
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
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
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各包子又不是孟
子也

行力

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
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
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
軻死不傳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
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
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備用讀論語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昨日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幹
曰尚音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
者功効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問教器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雜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
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邊冷如水那邊熱如

火亦不可捨此而觀彼薄

問林恭甫看論語至何處曰至述而曰其要恁地快這箇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候這一章透徹後却理會第二章又後通貫却事事會看如喫飯樣喫了一口又喫一口喫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只恁地吞下去則不濟事剛義

論語難讀日只可看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是切實孫賀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課心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

梁主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明德

人讀書不得提前去下稍必無所得如理會論語只得理會論語不得存心在孟子如理會里仁一篇且逐章相換理會了然後從公冶長理會去如此便是偽去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胃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一日如此年歲

問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餘問看論語了木廣云已看一遍了曰大快若如此看只是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所謂深長意味又他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廣

論語愈看愈見滋味出若欲草草去看儘說得通恐未能

有益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
作文一篇中須看它用意在那裏舉杜子美詩云更覺
良士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
便見得它精神妙處知得它用心苦也寓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
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
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
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
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
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省也可謂甚切
幹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着力緊要底便是

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
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
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
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
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當

先生問論語如何看淳曰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
無一毫之妄學者之用工夫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
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
徹無一不盡淳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必不只說半截截者
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
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必大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備亭亭當當都有許多四方
 八面不了了些字意思若問人弟子之言便有不能無
 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
 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
 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
 學之弊蒙端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
 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
 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
 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違
 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
 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

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
 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
 心而得不為徒言也祖壯

德先問孟子曰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
 箇致命痕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者得這般處出方有
 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人
 切者得都困了揚子讀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
 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
 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
 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

間只有箇闔闢內外人須自體察取祖道。人條錄云。心在內者却推出去。孟子云。心在外者。要收。向充之。一部。孟子皆是此意。大抵一收。一放。一闔。一闢。而理森然。○賜錄云。因說仁義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如曰。入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去。此出入往來皆由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

讀孟子非惟看它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入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個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它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着它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

書不特是義理精明而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讀亦知作文之法植

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惠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亦有似今人閒架淳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老蘇文深得其妙詩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也豈有如是人出孟子之門而沒世不聞耶方

集注且須熟讀記得方子語其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節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友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礙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過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欲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有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

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個

前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問集注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面安注脚又問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直言直訓如此猶者猶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恁地前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厚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其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

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問語解胡氏為誰曰胡明仲也向見張欽夫殊不取其說其以為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說得是者豈可廢

集注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齊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李光祖廣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久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著本文亦是自成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

大旨故多隨句解

論語集注蓋其十年前本為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生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

熟誤看讀要之聖賢言語正大明白本不須恁地傳註

正所謂記其一而遺其百得其粗而遺其精者也

或述孟子集注意義以問曰大槩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

日認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

新底了反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

雞伏卵只管日日伏自會成

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着前輩說反不自明不得其要

者多矣

集注乃集義之精髓

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

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它說長了極分曉

只是人不熟讀問論語浩博須作年歲間讀然中間切

要處先理會如何曰某近來作論語略解以精義太詳說得沒緊要處多似空費工夫故作此書而今看得若不看精義只看略解終是不泱洽因舉五峰舊見龜山問為學之方龜山曰且看論語五峰問論語中何者為要龜山不對久之曰熟讀先生因曰如今且只得挨捋去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奈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某舊日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力看來看去近白方始都無疑了

因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曾說得出且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着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為欺我矣如若蘇軾只讀孟韓二子便翻譯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

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喟然嘆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

問近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當有何法曰別無方法但虛心熟讀而審擇之耳人傑

因論集注論語曰於學者難說看衆人所說七縱八橫如相戰之類於其中分別得甚妙然精神短者又難教如此只教看集義又皆平易了興起人不得振

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効餘

問精義有說得高遠處不知如何看曰也須都子細看取予却在自家若以為高遠而略之便鹵莽了餘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麼說不窮究它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攙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兩廣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它按然已是經心盡知其情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礪得細密了橫渠

云文欲密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明德
 看精義須寬着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
 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
 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
 通徹處明德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
 孰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
 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
 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疎密如此便
 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
 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

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
 卿曰只將程子之說為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為主
 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
 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
 矣某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少有依某去着力做工
 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某初讀之
 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
 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釋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
 得確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
 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
 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

自已所得處如張無垢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
得似是非而子曰遺書所謂義理栽培者是也如此用上
久之自能辨得明使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
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淳

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

氏只說出問謝氏之說多華採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
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仲敬

先生問尋常精義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諸說恐不
相上下又問蜚鄉答曰自二程外惟龜山勝曰龜山好

引證未說本意且將別說拚過人若看它本說未分明
併連所引失之此亦是一病又問仲思答曰據某恐自

二程外惟和靖之說為簡當曰以其觀之却是和靖說
得的當雖其言短淺時說不盡然却得這意思頃之復
曰此亦太綱偶然說到此不可以為定也駭

明道說道理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伊川猶不無難明處
然愈看亦愈好上蔡過高多說人行不得底說話楊氏

援引十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箇寬大氣象然
說得走作便不可曉蒙端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
賜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
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胸中如謝氏
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

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曰今當以小說明之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入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看聖人意旨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雖入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入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則有失某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大雅

原父論語解緊要處只是莊老必大諸家解

先生問曾文清有論語解曾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曰

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曰聞之文清每日早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曰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讀論語不同學可

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為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為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至為語解即以此意測度聖人謂聖人為多詐輕薄人矣徐熾為刊其書越州以行方

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箇入頭處李孟子疏乃邵武主人假作蔡李通識其人當孔穎達時未尚孟子只尚論語孝經爾其書全不似疏樣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耳麟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總括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它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維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關其疑一句歎美之

賀孫○集注讀論孟

先生嘗舉程子讀論孟切已之說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已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余正甫云看中庸大學只得其綱而無目如衣服只有領子過當

時不曾應後欲問謂之綱者以其目而得者謂之領者以其衣而得者若無目則不得謂之綱矣故先生編禮欲以中庸大學學記等篇置之卷端為禮本正甫未之從過

問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着氣力只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它底不得若孟子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去正如今人做文字相似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飲涵泳諷味孟子大槩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
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
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
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
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
自可見蒙端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楚昭王欲封
孔子以書社之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
受之乎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人傑集
注序說

楚昭王招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昭王之招無此事鄒魯
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設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
風耳豈敢圍張無垢所謂者非

語類十九卷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二十

論語二

學而篇上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壽昌

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
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
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
不威之後今人都去自脩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
與己為一而今入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
相干涉

劉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
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
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
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為學有多少
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為學之事
雖多有頭項而為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
在更有甚事學難

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
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奈你何只是孔門第
子編集把這箇作第十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
難曉底也義剛
或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

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
聖賢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
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上章

問注云學之為言効也効字所包甚廣曰是如此博學謹
思審問明辨篤行皆學効之事也駭容錄云人凡有可効處皆皆當効之

吳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
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
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鷹乃學習
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注中更好錄

未知未能而求知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
謂習義剛

讀書講論修飾皆要時習錄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伯羽或問學而時習之，曰學是學別人行，是自家行，習是行未熟，須在此習行之也。履

問時習是溫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朝朝暮暮習這克己復禮學，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平醫亦然。淳

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習，若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
賀孫

且如今日說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二第三番思之，便是時習。今學者才說了，便休，學家

問如何是時習？曰如寫一箇上字，寫了一箇，又寫一箇，又寫一箇，當時先生亦逐一書此上於掌中，節

國秀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是知，習是行否？曰伊川云時復思繹，決洽於中，則說也。這未說到行，知

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行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恰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白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已。賀孫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行上習，否？曰是如此。柄

澹冷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
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濕裏面依前乾
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澹冷於中
則說極有深意

先生念諸生同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頃以近者譬
得分曉乃可如小子初授讀書是學也令讀百數十遍
是時習也既熟則不煩惱覆不得此便是說也書字亦
然或問中云學是求知而求知底工夫習是求能而求
能底功夫以此推之意可得矣雜說載魏帝三三橫兩
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鐘之令蓋者云其人沒水自云干
屠兒割肉與稱同伎兒拘繩在唐室蓋有類三句陳思
王見三人答後却云臣解得是習字亦善謔矣皆說習
熟之意先生
然之。過

學而時習之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
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道夫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澹冷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
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
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備兩說某意可見兩段者各只
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鳥
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
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
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齊一段
為習於行據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慣熟
了却行無不當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
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思與行
亦不可分說賀孫

坐如尸立如齊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齊及做時坐常是如尸立常是如齊此是習之事也

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齊立時習只是儻侗說成一箇物恁地習以見立言最難其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尸方始是習立常常照管教如齊方始是習逐字中各

有一箇習若恁散說便寬了

坐如尸立如齊謝氏說得也踈率這箇須是說坐時常如尸立時常如齊便是今謝氏却只將這兩句未儻侗說

了不知這兩句裏面倘有多少事逐件各有箇習在立言便也是難義剛

方叔弟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工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則得又問尋求

古人意思曰其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大雅

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己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但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

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

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總過得險處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時舉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曰所以歆諸公將文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謂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

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以

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以

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以

得看來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之可
見明作

問有朋自遠方來莫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
朋友遠未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
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
知樂則發散於外也謨。朋自遠方來

鄭齊卿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曰舊嘗有信從
者衆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
為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歎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
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衆則豈不可
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
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未人傑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
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
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
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少可
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
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及
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
祖道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曰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
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
褊迫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己
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今不必說朋來遠方

是以善及人如自家寫得片文隻字而歸人有求者須當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處只是待他求方可告之不可登門而告之若登門而告之是徃教也便不可如此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語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謂如傳得師友些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與做及人如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得及人容

或問有朋自遠方來程先生云推己之善以及人有舜善與人同底意不必如此思量推廣添將去且就此上看此中學問大率病根在此不特近時爲然自彪德美來已如此蓋三十餘年矣向來記得與他說中庸鬼神之事也須要說此非功用之鬼神乃妙用之鬼神袞纏說

去更無了期只是向高乘處接渺說了此正如看屋不向屋裏看其間架如何好惡如何堂與如何只在外畧一綽過便說更有一箇好屋在又說上面更有一重好屋在又如喫飯不喫在肚裏却向上家討一椀來比下家討一椀來比濟得甚事且如讀書直是將一椀書子細沈潛去理會有一看而不曉者有再看而不曉者其中亦有再看而可曉者看得來多不可曉者自可曉果是不曉致疑方問人今來所問皆是不魯子細看書又不魯從頭至尾看只是中間接起一句一字來備禮發問此皆是應故事來問底於已何益將來何用此最學者大病謙

程子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此說是若楊氏云與

共講學之類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資人相
共講學安得有朋自遠方來璘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
不樂則何以爲君子時舉云說在已樂有與衆共之之
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
能悅則樂與不愠自可以次而進夫時舉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是中心自喜說樂便是說之發
於外者說樂

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道夫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
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受人知了至此而後其能不要
人知爾若煅鍊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被

它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愠也問人不知不愠

人不知而不愠爲善乃是自已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喫
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飯了何必問外人
知與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拱壽

問人不知而不愠曰今有一善便欺人知不知則便有不
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已事
而亦爲之不平况其不知已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爲
難時舉

尹氏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此等句極好君子
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些微波人併
問學者稱知爲已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
言不知不愠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已平平恁地過亦不

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其便是愠愠非忿怒之謂賀孫

或問不亦樂乎與人不知而不愠曰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已之愠時舉樂不愠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則樂人不已知則不愠

樂愠在物不在已至公而不私也鉄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

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

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

難不愠不是太故怒但心裏畧有此不平底意思便是

愠了此非得之深泰之厚者不能如此錄同見訓揚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

學何事便須着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

能樂不樂今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愠

否道夫總論

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到熟後自然說否曰見得漸漸

分曉行得漸漸熟便說又問人不知而不愠此是所得

深後外物不足為輕重學到此方始是成否曰此事極

難愠非勃然而怒之謂只有此小不快法處便是正叔

曰上蔡言此一章是成德事曰習亦未是成德事到入

不知而不愠處方是成德文

吳子常問學而時習一章百學只是要一箇習習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下句即因人矣又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銖不黃問學而首章是始中終之序否曰此章須看如何是學而時習之便不亦說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樂乎如何是人不知而不溫便不亦君子乎裏面有許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日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說此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可謂作怪淳。黃錄詳別出。

問學而首章把作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有朋自遠方來是如何若把始中終三箇字括了時便是了更讀箇甚麼公有一病好去求奇如適間說文子只是他有這一長故謚之以文未見其他不好處今公却恁地去省這一箇字如何解包得許多意思太繁江西人好拗人說真它須要說香如告子不如孟子若只恁地說時便人與我一般我須道告子強似孟子王介甫嘗作一篇兵論在書院中硯下是時他已參政劉貢父見之值客直入書院見其文遂言庶官見執政不應直入其書院且出少頃廳上相見問劉近作劉遂將適間之文意換了言語答它王大不樂退而碎其紙蓋有

言卷
兩箇道此則是我說不奇故如此因言福州嘗有姓林者鮮學而時習是心與理為一有朋自遠方來是已與人為一人不知而不愠是人與天為一君舉大奇之這有甚好處要是它們科舉之習未除故說得如此義剛問橫渠鮮學而時習之云潛心於學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震者得為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便如此橫渠却以為氣如何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奈何得如人擔一重擔盡力擔到前面忽擔不去緣何如此只為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曰所以不曾下得工夫病痛在何處曰須是有所養曰所謂養者以直養否曰未_到以直養處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震又云其初用

力把捉此心時未免難不知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熟諸說

范說云習在己而有得於內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外恐此語未穩先生問如何卓去得雖在人而得之者在我又安有內外之別曰此說大段不是正與告子義外之說一般卓

且見因呈所撰論語精義備說觀一章畢即曰大抵看聖賢語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有得處今看老兄此書只是抄成文字元不求自得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諸家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鷹乃學習之謂與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美此程說最是的當

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此程說正得夫子意如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尹氏之言當矣如游說宜其令聞廣譽施其身而人乃不知焉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爲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奈何却如何見得真不極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遠處轉窮究轉有深義今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隔下了見識止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鱗隙處游刃以徃而衆理自解芒刃亦不鈍今一首文字便就上百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斧鑿鑿開成痕所以刃屢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

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處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看未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某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說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曾不知於自己本無所益鄉念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此支離大抵中半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屑屑留精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恁有本事來則無以待之 大雅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時習字誰說得好說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曠之間多把習字作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須是行餘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

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曲此問尹川解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付度翰曰既是思繹浹洽於中則說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踈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相似樂便是箇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箇樂由中出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却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比於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乎如何曰此也是小可事也未說到命處為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翰

蕭定夫說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本は無定底字若止云仁則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如上蔡所謂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以此推之方是學某到此見學者都無南軒鄉來所說一字幾乎斷絕了蓋緣學者都好高說空說悟定夫又云南軒云致堂之說未的確曰便是南軒主胡五峯而抑致堂某以為不必如此致堂亦自有好處凡事好中有一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要自家辨得始得震

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は無頭面底若將實字來解求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直卿云若如此說一部論語只將求仁二字說便了也先生又曰南軒

只說五峰說底是致堂說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說得好處或有文定五峰說不到處蓋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章

問有子言孝悌處先生謂有子言語似有此重複處然是

其誠實踐履之言細咀嚙之益有味振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又云以其說不

合有節目多不直截某因謂是此聖人言語較緊且如

孝弟之人豈尚鮮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

有孝弟之人鮮犯上者自古亦有此亂者聖賢言語寬

平不消如此急迫看振

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為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

子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起頭說得重却得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與却說得輕了先生曰上兩句況說下

兩句却說行仁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為行

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

聖賢言仁不同此是說為仁若巧言令色鮮矣仁却是

近裏說因言有子說數段話都說得反覆曲折惟蓋徹

一段說得直截耳想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子

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故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人傑

其為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

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

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此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

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故集注著箇大凡也

明作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
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
所以說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
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為人於
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煞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
寧王讓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友愛不衰或
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他裏面有這道理
方始感發得出来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感發得
問于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于犯便是那
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為爭鬪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
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于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

安得為犯然諫又自下氣怕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
又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
犯字如何曰此犯字又說得輕如君有不是須直與他
說此之謂犯上小臣之諫君亦有箇宛轉底道理若暴
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是于犯矣故曰人臣
之事君當熟諫

問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於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
之所為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
是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為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絕
無可知

犯上者鮮矣是對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淺深若鮮矣仁則
是專言這非只是少直是無了但聖人言得慢耳

犯上者鮮矣之鮮與鮮矣仁之鮮不同鮮矣仁是絕無了
好犯上者鮮則猶有在下而未之有也方是都無
問君子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為仁
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
是且引來上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來說曰君臣父子
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較親切於親孝故忠可移
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便是本寓
問合當說本立而未生有子何故却說本立而道生曰本
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節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
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賀孫

孝弟固具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有學○以下
孝弟仁之本
子上說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須如此說只乎穩就事
上觀有子言其為人孝弟則必須柔恭柔恭則必無犯
工作亂之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便
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蓋能孝
弟了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也昔人有問孝弟
為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
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從兄事親得宜者行義
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
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
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舍孝弟則無以本
之美璘可學
錄別出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其良心之發見為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著觀此文意只是云其為人孝弟則和遜溫柔必能齊家則推之可以仁民務者朝夕為此且把這一箇作一把頭處可學

或問孝弟為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又曰親之仁民愛物二者是為仁之事親是第一件事故孝弟也者其為仁一本與又曰知得事親不可不孝事長不可不弟是為義之本知事親事長之節文為禮之本知事親事長為智之本張仁叟問義亦可為心之德曰義不可為心之德仁是專德便是難說某也只說到這裏又曰行仁之事又曰此仁字是偏言底不是專言底又曰此仁是仁之一事節

胡兄說嘗見世間孝弟底人少間發出來於他事無不和順慈愛處自有次第道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箇道理中間跌斷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乘了所以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欵

問孝弟為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南升陳敬之說孝弟為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丁重寫孝弟字又外丁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

先自孝弟始親之長而後次第推去非若兼愛之無分別也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非克己復禮為仁之仁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為仁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為仁之本就事上說克己復禮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只是大學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貴乎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伯羽

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而不盡仁何故莫是志不立曰亦其端本不究所謂由之而不知習矣而不察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却昏了又問伊川言仁是本孝弟是用所謂用莫是孝

弟之心油然而生發見於外曰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

仁後有是孝弟可學

直鄉說孝弟為仁之本云孔門以求仁為先學者須是先理會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道心集注所謂心之德愛之理湏理會得是箇甚底物學問方始有安頓處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日便有晝夜昏且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這四者做出来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舊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於敬如貴賈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太夫下太夫言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般禮智亦然

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
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
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
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禮智亦必以此為
本也斐孫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
則三坎也 鈔

問孝弟為仁之本便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之
意曰然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
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關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
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

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惻隱之心
仁之端正是此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其言也
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
又自不同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關說又要人自
看得界限分明個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
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
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
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為仁之
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
省察祖道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說
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却以弟屬義何也
曰孝於父母更無商量個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
於用者也蓋仁性也性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
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即已發故曰愛
者仁之用端蒙。集注。愛之理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
是那滋味方子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
那根上來佐

仁是未發愛是已發節

仁父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看便分明一
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
發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
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
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
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
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
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問張無垢說仁者覺也曰
覺是智以覺為仁則是以智為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
只是便把做仁不待賀孫

說仁者愛之理曰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
自較和柔又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

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為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

愛之理能包四德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

不忍人之心能包四端也伯羽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

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便知其性在裏面植
問先生前日以為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是愛之理以節觀之似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這愛之理又問節常以專言則包四者推之於體上推不丟於用上則推得去如無春則無夏秋冬至於體則有時合下齊有却如何包得四者曰便是難說又曰用是恁地時體亦是恁地問直知已前說仁義禮智皆是仁仁是仁中之切要底此說如何曰全謂之仁亦可只是偏言底是仁之本位節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為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

只是仁專此心之德。淳。心之德

知覺便是心之德端蒙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為心之德。泳。愛之理心之德問心之德愛之理曰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賀孫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謂之心之德却是愛之本柄賀孫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但理會得愛之理便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道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為愛其理則仁也仁兼四端者都是這此生意流行賀孫

其為入也孝弟章心之德愛之理戴云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只是以孝弟為主仁義禮智只是行此孝弟也先生曰其尋常與朋友說仁為孝弟之本義禮智亦然義只是知事親如此孝事長如此弟禮亦是有事親事長之禮知只是知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為心之德則全得三者而有之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專言則包四者是也愛之理如所謂偏言則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是感動處便見有感而動時皆自仁中發出來仁如水之流及流而成大池小池方池圓池池雖不同皆由水而為之也卓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

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為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時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以愛之理而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是用端蒙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聖賢所言又或不同如何曰聖賢言仁有就心之德說者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有就

愛之理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之類通

楊問仁者愛之理看孔門答問仁多矣如克己等類愛字恐未足以盡之曰必着許多所以全得那愛所以能愛如克己復禮如居處恭執事敬這處豈便是仁所以喚醒那仁這裡須醒覺若私欲昏蔽這裏便死了沒這仁

了又問心之德義禮智皆在否曰皆是但仁專一心之

德所統又大安卿問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曰固是愛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心之德了又別有箇愛

之理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在六裏面淳錄云仁只是一箇仁不是有一箇大底仁其中又有

箇小底仁嘗粗譬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泉

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即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寓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

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

氣又熟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濃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自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時舉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

禮是仁之其士之仁者事其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得此愛其餘皆然力行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也嘗譬如一箇物有四面一面青一面紅一面白一面黑青屬東方則仁也紅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然這箇物生時却從東方左邊生起故寅卯辰屬東方便是這仁萬物得這生氣方生及至巳午未南方萬物盛大便是這生氣已充滿及申酉戌西方則物又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不去故生氣到此自是收斂若更生去則無收斂了又至亥子丑北方生氣都收藏然雖是收斂早是又在夷

面發動了故聖人說復見天地之心可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仁貫四端只如此看便見個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

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少頃

問濂溪中止仁義之說先生遽曰義理才覺有疑便割

定脚步且與究竟到底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

如義如智如禮亦然識得道理一一分曉了然如在目

中則自然泅浴融會形之言語自別若只仿像測度才

說不通便走作向別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

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讓退而講曰一性真於

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

者也方寂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

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宜恭敬與

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

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

箇半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為私欲所

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知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

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三已不為仁管仲

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

竟是做得到仁之功且如一箇人半亡卒化有一箇人仗

節死義畢竟還仗節死義底是半亡卒化濟得甚事愛

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

當死即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即在亞夫云要將言仁處

顛聚看曰若如此便是縛縛滯滯却不好只依次序看

若理會得一段了，相似忘却，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南升。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
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
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遜，必有
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又
烏能辭遜羞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
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之
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
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
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
愛之理云者，克己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己復

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着，一理之當
一善之所由得仁，固性也，而見於事親從兄之際，莫非
仁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
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
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
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
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
味親切，曰莫是不合分，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
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體發於惻隱
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
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
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

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推之不須外邊
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
體若不奮得便將天地萬物同體為仁却轉無交涉矣
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曾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
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括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
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着仁如何却包得
數者又却分着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
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見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
仁且款曲研究識盡全体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
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
一峰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學

者緊切用功處宜加意焉
此一條中間初未看得分明
後復以書請問故發明緊切

然兼載書中
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發而為愛否曰解釋文義則
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為心之
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為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
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為
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
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道理意味自別如克己復禮則
如何為仁居處恭執事敬出門如見太賓之類亦然
克己復禮本非仁却須從克己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
親切貼身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謨曰平居持養只
克己已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

語近之正如疏導溝渠初為物所壅蔽才疏導得通則水自流行克已復禮便是疏導意思流行處便是仁漢先生嘗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孟中有專就心之德上說者如克己復禮承祭見賓與答樊遲居處恭仁人心也之類有就愛之理上說者如孝弟為仁之本與愛人則隱之心之類過續與朋友講此曰曰就入心之德說者有是心之德陳廉夫云如此轉語方得先生嘗說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蔡季通曰如雍也可使南面是也先生極然之揚至之嘗疑先生君子而時中解處恐不必說而文字先生曰只是未理會此意過曰正如程子易傳云正不必中中重於正之意曰固是既君子又須時中彼既小人矣又無忌憚先生語輔漢卿曰所看

文字於理會得底更看又好過

孝弟為仁之本注中程子所說三段須要看得分曉仁就

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備○集注

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羞惡羞惡則有違逆處惟

孝弟則皆是順剛義

伊川說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此言

最切須子細看方知得是解經密察處非若今人自看

得不子細只見於我意不合便胡罵古人也錄

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是發出來底論性則以仁

為孝弟之本論行仁則孝弟為仁之本如親仁民愛

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須先從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

所載程子曰兩段分曉可觀語錄所載他說却未須看

如語錄所載盡得孝弟便是仁此一段最難曉不○明
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
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
為孝弟之本為仁以孝弟為本這箇仁字是指其周遍
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弟之本這箇仁字是指其本體
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
為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妻
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
流出孫

問孝根原是從仁來仁者愛也愛莫大於愛親於是乎有
孝之名既曰孝則又當知其所以孝子之身得之於父

母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孝不特是承順養志
為孝又當保其所受之身體全其所受之德性無忝乎
父母所生始得所以為人子止於孝曰凡論道理須是
論到極處以手指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動出來便
是孝程子謂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
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
弟未譬如一粒粟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
為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
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為本淳
由孝弟可以至仁一段是劉安節記最全備問把孝弟喚
做仁之本却是把枝葉做本根曰然孫
由孝弟可以至仁則是孝弟在仁之外也孝弟是仁之一

事也如仁之發用三段孝弟是第一段也仁是箇全體
孝弟却都是用凡愛處皆屬仁愛之發必先自親親始親
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

問孝弟為仁之本或人之問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
弟之中程子謂行仁自孝弟始是仁在孝弟之外曰如
何看此不子細程先生所答然分曉據或人之問仁不
在孝弟之中乃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陽去方行到信州
程子正說在孝弟之中只一箇物事如公所說程子之
意孝弟與仁却是兩箇物事豈有此理直卿曰正是倒
看却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麼做仁前日戲與趙子欽
說須畫一箇圈子就中更畫大小次第作圈中間圈子
寫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寫仁義禮智

四字仁之下寫惻隱惻隱下寫事親事親下寫仁民仁
民下寫愛物義下寫羞惡羞惡下寫從兄從兄下寫尊
賢尊賢下寫貴貴於禮下寫辭遜辭遜下寫節文節文下
寫是非是非下寫辨別直卿又謂但將仁作仁愛看便
可見程子說仁主於愛此語最切曰要從裏面說出來
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
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
這只是一箇物事今人看道理多要說做裏面去不要
說從外面來不可曉深處還他深淺處還他淺寓
行仁自孝弟始蓋仁自事親從兄以至親親仁民仁民愛
物無非仁然初自事親從兄行起非是便能以仁遍天
下只見孺子入井這裏便有惻隱欲救之心只恁地做

將去故曰安王敦乎仁故能愛只是就這裏當愛者便

愛蓋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

曰仁是孝弟之母好有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

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日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

不真未達曰當字不真又曰未說着愛在他會愛如目

能視雖眼自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

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節

舉程子說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說得

甚險自末知者觀之其說亦異矣然百行各有所屬孝

弟是屬於仁者也因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箇生底

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

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

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

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愛恭敬果毅知覺

之屬則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固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之所轄

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而居州鎮

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

在先故也人傑

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

有箇仁義禮智焉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

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

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

仁之事非是行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為羞惡之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只是一箇性性只是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自有許多般樣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曾有孝弟來必大

問明道曰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既曰孝弟如何又有不中理曰且如父有爭子一不中理則不能承意遂至於犯上問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為仁之本如何曰此是不忘其所由生底意故下文便接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來說其他愛字皆推向外去此箇愛字便推

向裏來玩味此語儘好問或人問伊川曰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川曰非也不知如何曰仁不可言至仁者義理之言不是地位之言地位則可以言至又不是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便由孝弟以至仁無此理如所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聖却是地位之言程先生便只說道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曰孝弟仁之一事問曰仁是義理之言蓋以仁是自家元本有底否曰固是但行之亦有次序所以莫先於孝弟問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也皆如所謂乾卦相似卦自有乾坤之類性與心便有仁義禮智却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性情而言者包括乎性情

也孝弟者性之用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也問伊
 川何以謂仁是性孟子何以謂仁人心曰要就人身上
 說得親切莫如就心字說心者兼體用而言程子曰仁
 是性惻隱是情若孟子便只說心程子是分別體用而
 言孟子是兼體用而言問伊川曰仁主乎愛愛便是仁
 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某嘗說
 仁主乎愛仁須用愛字說被諸友四面攻道不是呂伯
 恭亦云說得來太易了愛與惻隱本是仁底事仁本不
 難見緣諸儒說得來淺近了故二先生便說道仁不是
 如此說後人又却說得來高遠沒理會了又曰天之生
 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以氣言則春夏
 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是箇坯

樸裏便有這底天下未嘗有性外之物仁則為慈愛之
 類義則為剛斷之類禮則為謙遜智則為明辨信便是
 直箇有仁義禮智不是假謂之信問如何不道鮮矣義
 禮智只道鮮矣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
 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
 便義也在裏面知覺謂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如孝弟為
 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主愛而言如巧言令色鮮矣仁
 汎愛衆而親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復禮為仁却是專言
 纔有私欲則義禮智都是私愛也是私愛譬如一路教
 州必有一帥自一路而言便是一帥自一州而言只是
 一州之事然而帥府之屬縣便較易治若要治屬郡之
 縣却隔一手了故仁只主愛而言又曰仁義禮智共把

來看便見得仁譬如四人分作四處住看了三箇則那一箇定是仁不看那三箇只去求一箇如何討得着又曰仁主乎愛如燈有光若把光做燈又不得謝氏若不知仁則只知克己復禮而已豈有知克己復禮而不知仁者謝氏這話都不甚穩問知覺是仁否曰仁然後有知覺問知覺可以求仁否曰不可問謝氏曰試察吾事親從兄之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何也曰便是這此話心煩入二先生却不如此說問謝氏曰人心之不為者莫如事親從兄如何曰人心本無為如何只道事親從兄不為曰恐只以孝弟是人之誠心否曰也不然人心那箇是不誠底皆是誠如四端不言信蓋四端皆是誠實底問四肢痿痺為不仁莫把四肢喻萬

物否曰不特喻萬物他有數處說有喻萬物底有只是頃刻不相應便是不仁如病風人一肢不仁兩肢為其不省悟也似此等語被上蔡說便似感過了他專把省察做事省察固是好如三省吾身只是自省看這事合恁地不合恁地却不似上蔡諸公說道去那上面察探要見這道理道理自在那裡何用如此等候察探他且如上蔡說仁曰試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便都似刺了仁者便有所知覺不仁者便無所知覺恁地却說得若曰心有知覺之謂仁却不得仁字最難言故孔子罕言仁仁自在那裡夫子却不曾說只是教人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說得仁前面話仁者其言也詔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樂山之

類便是說得仁，後面話只是這中間便着理會仁之體。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是智之事在四德是真字而知所以近乎仁者便是四端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不得問先生作克己齋銘有曰求之於機警危迫之際想正為此設曰後來也改却不欲說到那裏然而他說仁說知覺分明是說神又曰如湖南五峯多說人要識心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甚底去識此心且如入眼自是見物却如何見得眼故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藥以治眼然後眼明他而今便把孟子愛牛入井做主說却不知孟子他此說蓋為有那一般極愚昧底人便着恁地向他說道是心本如此不曾把做主說諸公於此便要等

候探知這心却恐不如此幹。樂義

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滿體是仁內自一念之做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做底事若說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來上蔡之意蓋謂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知仁矣此語好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或錄云上蔡說仁只後知覺上說不就為仁處說聖人分明說克己復禮為仁不曾說知覺底意上蔡一皮云云只說約仁上蔡却說知仁又要見得此心便上蔡一變而為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來盡衝突了蓋卿子韶一轉而蓋卿為陸子靜蓋卿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張子韶之上蓋卿子韶所不敢衝突者蓋卿子靜盡衝突蓋卿方子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而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亦是仁
 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民愛物也是
 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為仁只是推行仁
 愛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
 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
 子說初看未曉似悶人看熟了真懶撲不破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上蔡謂事親從兄時可以知得仁是
 大不然蓋為仁便是要做這一件事從孝弟上做將去
 曰就事親從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來要知箇仁
 而已不是要為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覺為仁但以覺
 為仁只將針來刺服上才覺得痛亦可謂之仁矣此大
 不然也時舉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祖道錄云他作使去此心在外如何得仁不是別便有仁

巧言令色鮮矣仁只爭一箇為己為人且如勸容貌正類
 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則不
 或以巧言為言不誠曰據其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
 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
 其心還在腔子裏否文蔚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
 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机巧蓋欲
 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仲

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恁地何不看取上文
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
仁者不干事偽

問巧言令色是詐偽否曰諸家之說都無詐偽意思但馳
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矣人傑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但
辭不迫切有含蓄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此在則失
聖人之意矣人傑

問鮮矣仁集注以為絕無仁恐未至絕無處否曰人多鮮
作尚有些箇仁便粘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
皆逐物於外大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所
以程子以巧言令色為非仁絕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

意淳

問鮮矣仁先生云絕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
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穎子
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
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絕無可知南升

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
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
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道夫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
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入悅便到
惡處亦不難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
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

與前章程子曰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君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明作

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為正曰便是這一章都生受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更子細玩味問游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却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仁須到那仁處便安排一箇仁字安頓放教却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則三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來相參子細玩味看道理貫通與不貫通便見得如洙泗言仁一書却只總來恁地看却不如逐段看了來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曰曾理會得伊川曰論性則仁為孝弟之本否幹曰有這性便有這仁仁

發出來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盡是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慾之害豈特是仁和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曰鮮矣義禮智而只曰鮮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向裏看便見得且如這事合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入知得恁地便是向外問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亂絲須逐一剔撥得言語異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總會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這顏色與仲山甫之令儀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惡計以為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

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直。色厲而內荏，又是令色之尤者也。餘

語類卷二十終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一

論語三

學而篇中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周伯壽問：為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為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為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蓋婦

伯壽問：曾子只以此三者自省如何？曰：蓋是來到這裏打不過，又問忠信。曰：忠以心言，信以事言。青是青，黃是黃。這便是信。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忠信內



外也這內外二字極好節

問曾子三省曰此三省自是切已底事為人處如何不要忠才不忠便是欺矣到信知就事上去看謂如一件事如此為人子細斟酌利害直似已事至誠理會此便是忠如這事我看得如此與他說亦是如此只此便是信程先生云循物無違之謂信極好不須做體用說謙

黃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莫有此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曾子三省只是他這此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

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為人謀而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入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道夫

問曾子三省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闕處或錄云猶於此故將三者省之若今人欠闕處多却不曾自知得格

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才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它改鉢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

此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三者而已鎬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淳

為人謀時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只是箇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

節。為人謀不忠

為人謀而不忠乎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已之心不得鹵莽滅裂姑為它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為已謀必盡

為他人謀不曾着心謾爾如此便是不忠泳

問為人謀有二意一是為人謀那事一是這件事為已謀則如此為人謀則如彼曰只是一箇為人謀那裏有兩個文勢只說為人謀何須更將為已來合插此項看為已謀不忠如何便有罪過曾子便知人於為已謀定是忠便不必說只為人謀易得不忠為人謀如為已謀便是忠不如為已謀便是不忠如前面有虎狼不堪去說與人不須去便是忠若道去也得不去也得便是不忠文勢如此何必拗轉枝蔓看文字自理會一直路去豈不知有千蹊萬徑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恣寬易使人向別處去其所以做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

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

為人謀而不忠謀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

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子細致悞他事

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似為己為盡心變務謀為人

忠與朋友

問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人之本心固是不要

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計

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

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徃徃是才有這

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

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

要省察

時舉。寓錄同別出。

子善問云云曰未消說計較只是為別人做事自不着意

這箇病根最深於計較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己所

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形

便有此事這處須用省察寓

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

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已若胡亂應去便是不忠或謂

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少間

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己事時

甚着緊把他人便全不相干太段緩了所以為不忠人

須是去却此心方可明作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節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

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干夫曰程子謂舜鷄鳴而

起學。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寓錄作令便是戒謹乎其所不觀恐慎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寓錄畧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泳。與朋友交

忠信實理也道夫。忠信

忠信以人言之蓋忠信以理言只是一箇實理以人言之則是忠信蓋不因入做出來不見得這道理端蒙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端蒙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

問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義剛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已為忠見於物為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字說也得備

問曾子忠信却於外面理會曰此是修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曰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心實在內告子義外便錯了可學

問忠信二字曰忠則只是盡已與事上忠同體信不過是一箇實字意思但說處不同若只將做有諸已說未是祖道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道夫

林子武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字本是忠字之注脚今又要討盡已注脚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為人謀

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見得盡已底意思也闕祖之謂忠
問盡已之謂忠不知盡已之甚麼曰盡已之心又曰今人
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節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
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又謂
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
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
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
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
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
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卓
問盡已之忠此是學者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

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
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
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
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
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壯祖
或問學者盡已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
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
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
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鄉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
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學
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以用也。沐。盡已謂忠以實謂信。

文根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根說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已循物無違譬如香炷只喚做香炷桌只喚做桌便著實不背了若以香炷為桌桌為香炷便是背了它便是不著實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已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如為人謀一事須直與它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

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忠信即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已處說信則說得來周遍事上都如此問忠信為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箇

林正卿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自中心而發出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且如甲謂之甲乙謂之乙信也以甲為乙則非信矣與發已自盡循物無違之義同又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與盡已之忠如何曰不同曾子答問人一貫之問借此義以形容之耳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

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發出來更有甚麼物事賀孫

忠就心上看信就事上看忠信內外也集注上除此一句甚害事方子 集注諸事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注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忠乎節

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為本竊謂傳習以忠信為本以問亦自堅固曰然但此一篇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

上馬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

伯豐舉程先生曰个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誠便是忠信否曰固是至之問集注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曰太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為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格

問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本人若不誠實便傳也傳箇甚底言未畢先生繼云習也習箇甚底南升

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須博學而後守之以約否曰參也魯其為人質實心不大段在外故雖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氣力處用功方子 同

問諸子之學愈遠而失真莫是言語上做工夫不如曾子
用心於內所以差否曰只為不曾識得聖人言語若識
得聖人言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理便能切已用工
如曾子也明作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
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為不習而傳與人亦是不忠信
者問如此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
却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學而篇數章皆是以
忠信為本而後齊之以學道夫。集注

或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曰忠信只是一字只
是就這一物上見有兩端如人問自家這件事是信此
事本是則答之以是則是發已自盡此之謂忠其事本

是自家答之以是則是循物無違是之謂信不忠不信
者反是只是發於已者既忠則見於物者便信一事而
有兩端之義也。個

問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如何循物無違曰只是
依物而實言之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已者自然竭
盡便是忠見諸言者以實便是信循物無違如這桌子
黃底便道是黃黑者便道是黑這便是無違程子曰一
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者之謂孚見於事者之
謂信。卓

問發已自盡為忠曰發已是從這已上發生出來盡是盡
已之誠不是盡已之理與孟子盡心不同如十分話對
入只說七分便是不盡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盡已之謂

忠以實之謂信此語已都包了如蓋便喚做蓋操便做
操若將操喚做蓋便違背了忠是体信是用自發已自
盡者言之則名為忠而無不信矣自循物無違者言之
則名為信而無不出於忠矣淳

問發已自盡為忠何以不言反已曰若言反已是全不見
用處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更無餘蘊便是忠處
恕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分話只此便是
不忠循体事物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徃徃
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
當分明大雅

問何謂發已自盡曰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三
兩分這便是發於已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

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
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
有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信信則必忠他本作
是忠所以謂表裏之謂也問伊川謂盡已之謂忠以實
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之語周於事
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嚴故截然方正大抵字
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
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
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稱停得也不多半箇
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平時不喜人說文章好易傳序
之類固是說道理如其他小小記文之類今取而讀之
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曰盡已之謂忠今

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裏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那人復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不近義則不可以復道夫。寓錄別出。

仲思問如何是發已自盡曰發於已而自盡其實先生因足疾舉足言曰足有四分痛便說四分痛與人說三分便不是發已自盡又問循物無違曰亦譬之足實是病足行不得便說行不得行得便說行得此謂循其物而無違楊舉伊川言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伊川之說簡潔明通較又發越也寓因問忠信實有是事故實有是言則謂之忠信今世間一等人不可與露心腹處

只得隱護其語如此亦為忠信之權乎曰聖人到這裏却有箇義存焉有可說與不可說又當權其輕重如不當說而說那人好殺便與說這人當殺須便去殺他始得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不近義豈所謂信因說伊川講解一字不苟如論語中一項有四說極的當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真是不可移易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注說忠恕謂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一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胸中流出學者須着

勉強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為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謂遠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問人不知夫子之道故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

循物無違即是以實但說得較詳閑祖

循物無違為信循此事物不違其實銖

循物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小曰小此之謂循物無違物之大曰小小曰大此之謂違於物備

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物便是事物信主言而言蓋對忠而說在己無不盡之心為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為信木之

或問循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物凡言物皆是面前物今人要高似聖人子便嫌聖人

說眼前物為太卑須要擡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物亦只是這眼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仁與忠乃則也學蒙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為表裏內外何也曰盡己之謂忠見於事而為信將彼已者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又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問伊川曰以

實之謂信何也曰此就事而言故曾子言信便就交際
上說問范氏以不忠作有我與人以不信作誠意不至
游氏以忠為操心以信為立行楊氏以不忠作違仁以
不信作違道三說皆推廣非正意先生曰三說不同然
操心立行底較得誠意不至有我與人底寬違道違仁
底疏問傳不習乎曰傳人以己所未嘗習之事然有兩
說榦

謝先生解論語有過處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只說為人
謀而上蔡更說子居靜慮所以處人使學者用工不專
故說論語孟子惟明道伊川之言無弊和靖雖差低而
却無前弊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學聚問辨矣而繼之以

寬居信道篤矣而先之以執德弘人心不可促迫須令
着得一善又着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
地方好若着一般第一般來便未着得如此則無緣心
廣而道積也洽

問曾子用心於內乎夫已到又恐為人謀而未忠朋友交
而不信傳而未習且加省察求欲以盡乎人也先生細
思少定曰如何分內外得游氏之說正如此為人謀不
忠便是已有未盡處去那裏分作內外果如此則多學
而識之者數倍

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已信却是
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端蒙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淳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道治也。作開導無義理道之，以政方可訓。開

導，人傑。

因說千乘之國，疏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零，笑不徹曰：此等只要理會過識得古人制度大意，如至微細亦不必大段費力也。因祖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伯羽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因祖

問道千乘之國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件事，只當逐句看。

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着兩句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恐是聖人便見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貴眾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一頭又遺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眾人說得自是不及，聖人說話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及，聖人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入別。若眾人非無見，如這五事，眾人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別有闕竅，決不及聖人也。壽

問道千乘之國章曰：龜山說此處極好看。今若治國不本此五者，則君臣上下漠然無干涉，何以為國？又問：須是先有此五者方可議及禮樂刑政。曰：且要就此五者反覆推尋，看古人治國之勢要，此五者極好看。若每章翻

來覆去看得分明若省十章敢道便有長進孫南州賀

○集注

文振說道子集之國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賀孫

問道子集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也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有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了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節用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

都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雖敬信不可得如出一令發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忘了便是不信然又敬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節用然徒信而不能節用亦不濟事不節用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處子升問集注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用節用了方會愛人愛人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

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之類，無此基本，如何做去？木之

子升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木之云：如此凡事都着信，不止與節用相繫。屬曰：固是。木之

問：五事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曰：始初須是敬，方能信。能敬，信方真。箇是節用。真箇節用，方是愛人。能真箇愛人，方能使民以時。然世固有能敬於己而失信於人者。故敬

了，又有信，亦有能信於人，而自縱奢侈者。故信了，又用節用，亦有自儉嗇而不能推愛他人者。故節用了，又用愛人。愛人了，又用使民以時。使民不以時，却是徒然也。
明作

道乎？樂之國，五者相因。這只消從上順說，人須是事之敬。方會信。統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忽，便沒有成。今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今日儉明，奢便不是節用。不會節用，使急征重歛，如何得愛民？既無愛民之心，如何自會使民以時？這是相因之說。又一說：雖則敬又須着信於民，只恁地守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着務節儉。雖會節儉，又須着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為，雖則是愛民，又須着課農業。

不奪其時賀孫

吳伯道問道于衆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沒理沒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徐暮奢焉能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焉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信者時舉錄作直而不能施惠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舉同而後能如

後抑既如此更要如彼耶曰能恁地敬便自然信下句又是轉說節用了更須當愛人愛人了更當使民以時有一般人敬而不能信有一般人能節用只是各盡却不能愛人故能敬便自然信而敬又不可以不信聖人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語都如此曰信與節用有何相關曰信是的确若不的確有時節有時又不節陳希真問

須是使民以時是如此否曰這般處從上說下固是一般意思從下說上又是一般意思如敬事而信固是有入凡事要誠信然未免有不敬處便是不實有人知節用然不知愛民則徒然鄙吝於己本不為民有人知

所以愛人却不知勿奪其時這般處與君子不重則不

威一章都用恁地者賀孫

弟子入則孝章

問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
得事父兄如何而為孝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尚未
終先生曰下面說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
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
須認聖人語脉不可分毫走作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
病南升

問泛愛眾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
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
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親其它自

當泛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
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
自有箇意思也本作思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屬得聖人
說出話兩頭都平若只說汎愛又流於兼愛矣個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
何從而知之熹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
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眾而親仁
何曾便時時有眾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以時時親
之居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
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
時有餘力自當學文寓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本後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
 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眾親仁乎如此了
 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不孝而
 能弟亦何用不孝不弟縱行謹言信愛眾親仁亦何
 用錄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
 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
 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
 如世上有人入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眾
 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
 賀孫

況愛不是人去愛他如群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

聒噪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
 得文濟甚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
 書六藝之文詩書是大略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
 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問集注力行而
 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
 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
 知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
 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
 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
 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
 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又或重
 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

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棘子成之弊却道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卒所謂高下大小皆
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集明作

問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
件條目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
之當然矣如集注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
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為孝為弟亦有不當
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車
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節

胡氏解則以學文謂古者有業文之家今觀微子之命蔡
仲之命左傳中數處誥命大抵文意相類及以闕官殷
武末章觀之誠恐古人作文亦須有箇格樣遞相祖述

必大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曰只交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
斯須之間人誰不能未知他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
色之說便見得賢賢之誠處明作

問變易顏色莫是待臨時易色未善曰亦不必如此說只
是下面致其身竭其力太重變易顏色太輕耳可學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
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德明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說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儒用

事父母能竭其力凡事當盡力為之不可揆推只做七八

分留兩三分

或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一如送道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時舉

事君能致其身集注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明

袁子節問賢賢易色章曰資質好底也會恁地問學也只

是理會許多事明舉

漢臣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邪

蓋人固是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

其為學則亦不遇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而

吾必以為已學也時舉

問賢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

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必竟是曾學

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

得是曰今日本欲看君子不重不威一章又見稍長不

敢貪多曰慢看不妨只要常反覆玩味聖人言要尋見

着落處又云近覺多病恐來日無多欲得朋友勇猛近

前也要相博其之心便是公之心一般南升

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皆

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

來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籠了故謂

其辭氣抑揚太過也雙孫

雖曰未學世間也有資稟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此兩

句被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其言之有弊明作

易色須作好德如好色說若作變易顏色恐裏欠了字

多這也只是敬賢之誠問此四事莫是箇處得極至只得如此否曰這地位儘高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意固善然其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此說却好子夏既說殺了雖是上面說務本終不如聖人之言也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話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少渾成他意只欲反本故說得如此激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猶

質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又說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自恁地平向伯恭見此說甚以為看得出賀孫

林一之問賢賢易色章曰他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固為激切之辭覺得那一邊偏重聖人言語便平如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說禮只專是儉喪只專是戚也

義剛說賢賢易色一章先生接集注所言云此不若上章但竭力等事比上面入孝出弟之類較重所以子夏謂

吾必謂之學矣義剛

或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夫竟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人傑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却說去水北實不曾去水北便無這去水北一事明作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

不威只一套事祇

主忠信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以實之謂信振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无物人若不忠信如水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身修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再三言之南升

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向人說我在東却走西去那一邊便成妄誕了問

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餘問集注不誠無物一節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誠意便是這一分無物時舉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事事物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賀孫
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只是眼前事物都喚做物若

誠實方有這物若口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口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欲為善又有箇為惡意思欲為是又有為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何會有物賀孫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又不曾不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末中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有末才失照管處便無物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

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
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
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伸思問如陰陽舛錯兩陽失時亦
可謂之誠乎曰只是乖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
是不要外面有裏面无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
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
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是物也又問
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无物否曰然作羽○道夫錄
唯在忠信不誠無物口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
惡惡又不曾為惡便是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
始有未才問斷處便無物天地造化聖人德業未嘗有
一息之閒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曷嘗間斷有問斷則
造化便死了故生出一箇人便是一箇人生出一箇物
便是一箇物更無些假道夫問陰陽舛錯兩陽失時亦

可謂之誠否曰雖傳地亦只是錯不是
假依舊是實在人則不要外面有裏面無
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者處也人傑
問毋友不如已作不與不勝已友則他人勝已者亦不與
之友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為高幹
問無友不如已者與勝已字如何曰勝已便是如已之意
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友
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
益 義明
友不如已者自是人一箇病周恭叔看得大過了上焉者
吾師之下焉者若是好人吾教之中焉者勝已則友之
不及者亦不拒也但不親之耳若便佞者須却之方可
辨

問集注謂友以輔仁不如已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已者與之為友則彼必以我為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無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已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已者亦自可見道夫

趙兄問無友不如已者曰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已者始有益且如八學作文須是與勝已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已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已渾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趙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社祖問無友不如已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

師則求其賢於已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又求其勝已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可學

問無友不如已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已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求來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彼不如已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善了其實本不相背時舉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以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事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銖。時舉錄云最要在速字上着力凡有過若今日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日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

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意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誣謾而已。何以主之母友不如此。已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伯羽

語類卷二十一終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二

論語四

學而篇下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祭。

王問。伊川謂。不止喪祭。此說如何。曰。指事而言。恐曾子當

初。只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心。子雅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

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

遠亦得。明作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

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是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義剛

陳仲亨說氏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此之恰似着家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義剛

問程子云推而至乎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亡心於遠如何曰事事皆要如此謹終則末梢雖是理會教盡不志

於遠遠是人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事這是以遠恩澤人多足據眼前有坊者有賞而無久而不志底意思這般事若能追念起來在己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賀孫

夫子至於於是邦章

敬子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溫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知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明

問溫是恁地溫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

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南升
或問良何以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曉情為良善無險
阻密蔽又曰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節
李問良如何訓易直曰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詐猶
俗言白直也雉

問良易直之義曰平易坦直無許多艱深纖巧也銖

亞夫問良何以為易直曰只是平易白直而已因舉韓詩
外傳有一段與樂記相似但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處改

子諒二字為慈良此却分明也時舉

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羸疾自是平易簡直
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看來良字
却是人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

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
要求此心正為萬善之總處寤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為衣冠服飾用度之類
寓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明作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
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瓊孫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
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

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即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
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
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

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溫
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
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時舉
龜山鮮未子溫良恭儉讓有暴慢侈泰等語正淳以為暴
慢侈泰誠所當戒而先生以為其流至於為人似不然
之曰暴慢侈泰固所當戒但不當於此言龜山說話常
有此畏罪福底意思在不知聖人溫良恭儉讓是自然
常如此非故為是以求聞政也賀孫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變意思又有為而言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人傑
觀志觀行只是大槩頭是無改方見得孝若大段悖理處

又自當改此特言其常耳明作

邵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
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
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
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
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
己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
非無行也而其所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
在行故子曰云云也時舉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
必做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
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

語類

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伯羽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道猶事也高道者尊父之

詞人傑

或問三年無改曰是有可改而未十分急者只得且存之
父在則子不得專而其志却可知父沒則子雖得專而
其不改之意又可見此所謂孝祖道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急遽
急改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
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
耳夔孫

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
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

年孝子之心自有所不忍耳若大改害入底事須便改
始得若事非是而無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了個

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
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

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直鄉
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謂此

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
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其與說若如此說則
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不
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欄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
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

不是頭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
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
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
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
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為難曰
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
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
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
為難能也此說得之備

游氏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說得謹密處聖
人之意亦正如此若以可改而未改則三年之後四年
改之其意如何既合於道雖終身守之可也矣止三年

若不合於道如盜跖之所為則不得不改若其事雖不
善無甚緊要亦姑守之以待三年若遽改之是忘其親
也某嘗自朋友亦看此處不透與南軒說他却改作可
以改而可以未改者此語與在所當改者大爭在所當
改正這樣事若不改則不當於理若要改則亦未為
急故遲之者以孝子之心不忍也子蒙

三年無改游氏此解極好向時欽夫改作可以改可以未
改却不見但此章必有為而發然無所考又曰死其親
而暴其過孝子所不忍為義剛

諸說唯游氏說得好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此說極穩此
正指在所當改可以未改處深味之孝子之心可見錄
問或說不改事父之道又說不改父存所行之道二說奚

擇先生反而問之歎從何說曰不改父在所行之道恐
 是曰然遂舉游氏可以改而未改者所謂三年云不必
 改者此說却切當若說道不可改雖終身守之可也豈
 止三年乎此為在所當改而可以遲遲三年者也自新
 法之行諸公務為緣飾文致一謂將此一句辨論無限
 而卒莫之合也寓

或問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曰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
 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然於此三年之間必餘
 不改父道乃見其孝不然所行雖善亦未得為孝此必
 有為而言然緊要在看游氏尹氏兩節意錄
 戴智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曰聖人之
 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

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志說
 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
 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錄

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
 好故并載之使互相發拱壽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先生之說有過者謂有不及謂
 有至當者須要將去辨別豈可不讀書後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
 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
 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
 下大夫言時自然闊闊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

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聞聞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卑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

直鄉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君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下物矣須是見

得禮便是和乃可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為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為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者道夫伯將問禮之用和為貴云禮之體雖載然而言然自然有箇樽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貴苟徒知和而專上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體今人行事莫是用先全禮之體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說固是恁地却如何做功夫伯游云順理而行先生又遍問坐上諸友叔重曰知得是當然之理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時舉云其初須持敬持之久則漸熟熟處便和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是用恁地如入公門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踧踖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此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錄知道自家病合當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却便是知和而和矣錄別出

吳問禮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錄曰頃以先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若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并非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其用恁地如入公內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尚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為此終是不

解和譬之今人被此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苦緣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錄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此統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錄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為美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逐日會職事茶事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何又却會茶其人曰只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

自和耳錄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

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

又問知和而和是如何曰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時舉

禮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不是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

和而知限節便是禮明作

禮之用和為貴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賀孫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祖道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以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

不和便非自然之理人傑

問禮之用和為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舉禮主於減樂主於盈丁節問禮樂二字相離不得曰也須看得各自為一物又

非判然二物又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必和而不
節之以禮者常多謙之

邵問禮之用和為貴曰如人入神廟自然肅敬不是強為
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又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
之樂未便是樂樂中亦有禮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大
四士二又是樂中之禮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備

問禮以全體言何故用和曰如此則不消得樂板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

書云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章

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和禮中知和而和是和禮外曰

只為它知和而和都忘却理耳錄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

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義剛

周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

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箇從

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雖了禮說從

容不迫便是自恣義剛集注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

不得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

無節湏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上都有

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

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

樂之本閑祖

問集注云云上一截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為貴甚分明但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如鄉黨一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愈着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貫珠

問知和而和是從容不迫曰從容不迫雖是和然其流遂至於縱而無節又曰學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這心若在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分道理了若更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道理卓

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是嚴故方有和若真是盡得敬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說禮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從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

方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這一句却去說義蓋他全不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裏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賀孫

問集注云枳者心以為安而行之不迫後又引程子云恭而安別而和二句竊謂行而不迫只說得恭而安却未

有別而和底意思曰是如此後來集注却去了程說柄

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如知和而和執辭不完却疑記錄有差集義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情性之正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道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云却只是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夫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云却只是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

吾頃

卷二十一

十一

禮樂同體自
然而和

問禮樂同體是敬與和同出於一理否曰敬與和同出於
一心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却親切敬與
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
見於事

童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
又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
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
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比
南為南移向北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
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那裏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
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

一層橫說也如此豎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
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
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
是用淳道夫錄以異

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
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
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為之皆合於
禮而理自和矣且天子之舞八佾諸侯六大夫四皆是
當如此若天子舞天子之舞諸侯舞諸侯之舞大夫舞
大夫之舞此便是和若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便
是失禮失禮便不和易言利者義之和也若以理言之
義自是箇斷制底氣象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其

實却和君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即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得本分時你得我底我得你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則上下相攘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老蘇作利者義之和論却把利別做一箇物來和義都不見了他於理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去卓

問諸先生以和為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食言則不

言言定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白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卓

凡言須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不近於義其言將不可復也 德明

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始說出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消說也得其看來是要入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 賀孫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 寓 以下信恭

吳問信近於義曰與人要約不是當不問行得行不得次第踐其言則害於義不踐其言則害於信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致恭亦然若不中節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皆是取辱潘子善因曰近字說得實曰聖賢之言不迫切錄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先生曰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

或問集注云約信而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合其宜便是義中其節便是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巧言令色鮮美仁之意然只得近於義近於禮亦好是便合其宜中其節更好廣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道夫

因不失其親親如親仁之親人傑曰以十因因親可字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即是主字如主繼由之主必大

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事恣地做一般人初問不謹擇便與他交下相

他有氣勢便道是我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擇棟去主離疽便被壞了寓

所依不失其所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顏離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賀孫

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離由則可親之人若主離疽與寺人瘠環便是不可親之人此是教人接入底道理也時舉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三字有淺深輕重因乃泛言親則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如孔子於衛或舍於寺人瘠環之家然謂之親則不可學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為吾之宗主主如

主顏離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權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人傑

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未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子之相親則下來所宗非其可宗者矣時舉

因字輕宗字重初間若不子細胡亂与之相依下梢却是宗他且如做官與箇至不好底人往來下梢忽然為他所薦舉便是宗他賀孫

正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舉辟差便是着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賀孫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

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相以折

問因不失其親曰而今與人同官也是相親將來或用它薦舉因它起擢便着宗主它如所親者不善安知它異日不能薦舉我起擢我便着宗主它這箇便是失其所可宗者信近義恭近礼因不失其親此三句是今日下事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將來底事全章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礼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效但當初合下便須着思量到無弊處也時本

問信近於義一段曰未說着不必信只是信合於宜且如

一人相約為事已許之少間却不行是不合義不可踐矣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与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又取辱矣可幸

問信近於義一章曰約信事甚多今與人約做一件事須是合當做底事方可與之約則所約之言方可行如不可約之事則休與之約謂其不可行也問恭近於礼謂致敬於人須是合當加禮之人曰不是加禮如致敬於人當拜於堂上乃拜於堂下當揖却拜皆是不中節適以自取辱問因不失其親謂依賴於人須是得箇正當可親近之人而後可以宗主曰也是如此更子細推去又問集注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

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南升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日

行得方可謂之若輕諾之他自言不可復便害信也錄云若不看義之可行便與他約次第行不得便成脫空

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

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因失其規且如此人不好初去

親他時似不害將來主之便洪須是揀擇見得是好

方可親他且如趨事上位其人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

一日或以舉狀與我我受了便用主之非其人雖悔何

及大率有子說底語與流雖曉裏面儘有滋味須用

子細玩味明作

王問因不失其親集注舊連上句義禮後本却不如此曰

後來看得信與義恭與禮因與親各各是一事有此兩

項李問恭近於禮曰非止諂媚於人是取辱之道若恭

不及禮亦能取辱且如見人有合納拜者却止一揖有

合不拜者反拜他皆不近禮不合拜固是取辱若合拜

而不拜被他責我不拜豈不是取辱先生因言論語中皆與此難為

古人文字皆吐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取

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吐音族淳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非

禮近於禮者以其遠取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

可宗敬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

恁地連纏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自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容，豈不為恥？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為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尹和靖書以自警，今墨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說得太遠，橫渠說較近，傍集義。

信近於義，章疑上三句是工夫，言如能近義，則有可復言之理否。曰：然，人說話固要信然，不近義時，其勢不可踐。

踐却便反害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此却似倒着了。文義美重在下句相似，如何。曰：此便是先儒舊底說，它為惑箇也。字故然，如其解底也。字便只是箇美字，又問：程先生所解是於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曰：也是一說，但如此說都無緊要了。如橫渠說底，雖似倒猶有一截工夫。程先生說底，某便曉未得直卿云：他猶可也。中一句最難說，曰：他有說，不倒時，伯羽又問：謝氏說未云：欲免此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善，此雖無謹始慮終之意，然太段意好否。首肯之曰：然，人固貴乎學，但學是子昔當如此，此是說事之發慮當審也。伯羽。

問程先生說如何曰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他意思要說也
 字出恐不必如此說范氏說如何曰范說不甚好恭近
 於禮恭合下便要近禮信近於義信合下便要近義故
 其言可復恥辱可遠信只似與人相約莫要待得言不
 可復時歆狗前言便失義不狗便失信只是低頭唱喏
 時便看近禮與不近禮問大人言不又信又如何曰此
 大人之事大人不拘小節寬通不拘且如大人不是合
 下便道我言須是不信只是到那箇有不又信處須看
 如此學者只要合下信便近義恭便近禮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
 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服及若說道要在此地看緊都

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餘如何曰言
 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
 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謙之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
 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
 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
 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
 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廣

專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
 非蓋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
 是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

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明作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不敏於事不謹於言也未其好學若不能恁地則就有道而正焉又是正箇甚麼但能敏事謹言而不就有道而正也不得這裏面折一句不得義剛

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本領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邊看方書大抵看文字皆當如此閱祖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或錄云學者須先有根本方有可正也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有實正

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夫也好南升

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太緊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居無求安食無求飽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維

貧而無誦章富無驕貧無誦隨分量皆可着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士教

希真問貧而無誦一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曰不是說必着如此但人且要就自身已上省察若有誦與驕之病且就這裡克治賀孫

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理不恣地勉強好

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如此不是好淳

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他如適來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義剛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美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這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功可學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箪飯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高太緊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曰然則二

者相去甚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淺深也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已也如此伯羽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次序只看資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能貧而樂富而好禮如未及此却須無諂而後能樂能無驕而後能好禮也謨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

人說謂一般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

楊問貧而無諂一段曰此是兩節不可如此說世間自有一般資質高底人合下便能貧而樂富而好禮他已在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了終不成又教他去學無諂無驕問集注說學者不可忽下而趨高却似有先後不可躡等之意曰自與學者言之是如此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聖人此語正似說兩人一般猶言這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固是好然不似那人貧而樂富而好禮更勝得他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

上條疑同問集注非今本

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太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譬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此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賀孫

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為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時舉

不切則嗟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切與琢是無諂無驕嗟與磨是樂與好禮集注謂超乎貧富之外者蓋若為貧而樂與富而好禮便是不能超貧富了樂自不知貧

好禮自不知富明作

叔蒙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闊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賀孫

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然有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富

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其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深淺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

句說得來也無精米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者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南升。倪。

文振問貧而無諂一章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比他樂與好禮者別人便說不足道聖人只云可也蓋可也時便也得了只是比樂與好禮者分明爭一等諂者必不能好禮若於諂與驕中求樂與好禮此如適越北其轅反行求及前人無可至之理集注中所謂義理無窮者不

是說無詭無驕至樂與好禮處便是義理無窮自是說切磋琢磨處精而益精爾

陶安國問貧而無詭章曰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詭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裡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它一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遇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緼袍而不取孔子稱其不枝不求它實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它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詭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得甚高但着實行處全然欠闕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詭無驕便貪要說它却不

知無詭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却恐從這處做病痛程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却據它所聞各做工夫今語錄悉皆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實工夫欠了

或問集注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曰固是要進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

仲思問樂與好禮曰無詭無驕此就富貴裏用功耳樂與好禮則大不于事至此蓋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富好禮者但且因貧富上而舉其重者耳明道曰貧而樂非富而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貧而樂不能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伯羽集注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
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時舉
仁父問此條以知已與知人對說須是先從裏面做出知
又却是裏面做出若自家不能知得人便是自家不知
得道理 賀孫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
位已甚高可學

問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
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
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彼辭
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道辭知其所
竊若能知言他總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

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
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
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己知病其不能也不
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
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
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恥灼
之行以斷人之必知卓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今人都倒做工夫

